

赵熙散文

ZHAO XI SAN WEN

陕西人民出版社

目 录

[故乡]

故乡桥陵抒怀	(001)
古镇	(003)
土塬走过将军	(006)
东里堡晚照	(008)
卧虎山记	(010)
故乡明珠	(012)
高原·群星	(014)

[亲情]

武举之家	(017)
城南小记	(020)
三寸金莲走过的荒园	(022)
祖父和他的书屋	(026)
绿豆儿	(028)
旱窖	(031)
一头黑驴	(033)
高原三章	(035)
春联	(042)
乡茶	(044)
磨坊	(047)

苦荞·红花荞	(050)
古巷	(054)
菜肠	(056)
姐姐	(058)
南塬	(060)
马芝菜小记	(063)
除夕	(064)
年馍	(066)
怪柳	(069)
我带回一篮白蒿	(071)
旱雨	(073)
秋尽	(076)
老屋	(078)
家信	(082)
作画	(086)
岳母	(089)
九爷的戏	(093)
舅父	(097)
妗母	(101)
乡医	(104)
瞎子	(108)
塬上的叫蚂蚱车	(111)
夜戏	(114)

[童趣]

青豆·瓦罐·月光光	(117)
我做捉鸡娃	(121)

村戏	(125)
年长一岁	(130)
家乡的涝池	(132)
磨坊的故事	(135)
麦月天	(137)
童趣二题	(139)
我也戴过红领巾	(142)
我的羊皮鼓儿	(144)
“连锅面”的滋味	(146)
夏凉	(147)
端阳	(149)
洗脚	(152)
幼学	(153)
习字	(157)
三月的牛车	(159)
塔铃	(161)
雏燕	(163)
漫泉，一条青线	(165)
退稿	(167)
木楼，沉沉的脚步	(169)
南埵有棵老桑树	(172)
父亲的书箱	(175)

【乡情】

面对“黄帝的脚印”	(177)
山丹丹	(179)
哦！延安柳	(184)

北去风景	(187)
无声黄河	(189)
美呵，红碱海	(191)
保安红都行	(196)
窑洞，留下几多梦	(201)
炒面花	(206)
珍品	(212)
长城线上	(216)
太白景物记	(223)
山鸟	(227)
山草	(229)
石头河	(231)
黄花雨	(233)
“方才棺”感怀	(235)
太白的鲜菜	(237)
猎事	(239)
山地豆	(241)
四盘向日葵	(243)
绿皂角，金皂角	(248)
秦岭杜鹃花	(251)
太白河，一支歌	(254)
菊祭	(258)
哦，山溪	(259)
老虢镇	(261)
大夏河的流波	(265)
拉卜楞寺圣光	(267)
在图旦南杰教授家做客	(269)

寒夜敲僧门	(271)
我来到天涯海角	(274)
在通什吃竹筒饭	(276)
毛真寨，火凤凰之舞	(278)
海悟	(279)
海磨石	(282)

[师 情]

秋葵花开的时候	
——忆柳青	(285)
叩响大地的足音	
——忆杜鹏程	(290)
风雪中我听到你爽朗的笑声	
——忆李文朝	(293)
后记	(297)

故乡

故乡桥陵抒怀

我不明白，为什么故乡蒲城，这块渭北荒漠的高原，那淡淡灰萧、连绵起伏的丰山山系，竟一字儿安葬了唐代五个帝王。记得儿时，每每上北塬割草或耘秋，总对着亘北那淡远静谧的五龙山，生起几多神秘的遐想。然而，四十多年过去了，我的双鬓已染秋霜，而故乡山塬依然淡远长青，难道是因了这五龙帝王之灵气么！

唐时蒲城，因唐玄宗开元四年十月，“葬大圣真皇帝于桥陵”，将蒲城一度改名为奉先县，取“祀奉先皇”之意。杜甫《自京赴奉先咏怀五百字》的名篇，便是自长安赴蒲城探家小之后有感而作的。其实，唐睿宗李旦，执政并没有几年，他处于武周动荡年代，社会萧然，而自感其力智不及，禅位于其子李隆基，李隆基施展治国雄才，创造了唐“开元盛世”之伟业。玄宗为其父亲查陵位，建桥陵于丰山南麓之金炽山。由于建陵年代处于盛世，其规模、石刻，均列唐陵之冠，这便是当今桥陵名驰中外的原由了。

时值隆冬，雨雪霏霏，随弟及几位乡友乘车西北而行。但见故乡冬野，清寂白皑，辽阔北塬，丰山巍然。至坡头安王村下车，便及桥陵南门。那宽阔御道，两列石雕，直及内城。据说，这桥陵据其整个金炽山，分东西南北四门。城廓土墙计一万多米，呈马蹄形。至今仍留一些陵廓墙土旧迹，可想其唐时桥陵之盛况了。

屹立于桥陵南门御道两侧的石兽、石鸟、石人、石马、石狮，可以说，是我游览汉、唐石雕中之绝珍。其巨大雄莽，充分展示了盛唐人之回天气概；其幻思异想，则透发着盛唐文化艺术视野之狂放翔飞。我尤惊叹南墙两侧那一对仰天长啸之独角兽。正名曰：无解豸，又名天禄。虎头象尾，竖耳独角。铮铮巨目，可辨忠奸；身雕飞翼，可及天际；铁蹄腾浪，可游江海……这巨石翼兽，为历代古石刻之一绝，其后的浮雕鸵鸟，曲首北望，深情依依；两侧之五对石马，英姿俊逸雄浑；而恭立之十对朝臣，文官武将，庄肃卓然。内城土阙两侧之雌雄狮和东门之歪头戏狮以及所存之石雕，都展示了唐开元年间政通人和、艺术文化灿烂之盛景。

与乡友漫坡而行，四野空旷清静。陵园御道两侧新植之国槐和满坡柿树，银装素裹；丰山脚下之柏林，在薄雪的山麓显其苍莽沉稳。仰视金炽，巍然耸立于丰山之巅，一片灰淡静谧。我蓦然感到冷峻而清醒。历史和现实仿佛在这隆冬傍晚的雨雪中融化在一起了。一千多年前的昨日和风潮云涌的当今，是如此漫长而短暂。

归来，轻抚屹立于飞雪中的华表，眼前仿佛站立着东方的巨人。故乡隆冬大野寂静无语，沉默中庄严地走来又一个勃发的新春。

古 镇

故乡孙镇，乃渭北高原蒲城地面的重镇。它雄踞于五龙山丘，依傍于洛河西畔，又称其为洛西镇。这座古镇土堡，曾经是通向秦地东部澄、合、韩及晋地的古驿道。如今却是一座连结渭北四方，勃兴而繁荣的乡镇了。

我出生于古镇街面老屋，因少小离家，并不十分了解它的历史和兴衰，也未曾领受过它的荣光和温热。它在我童年的印记中只留下了夏日的干渴和冬月的酷寒。在归家探母回到古镇后，与几位乡友谈起它的今昔变故，便生出绵绵的感慨之情来，那情感如同久藏老窖的陈酒，时月愈久远，愈醇香浓郁。这才使我猛然领悟，生我养我的这座蒙着黄尘的古镇，同我的半生追溯，有着怎样的千丝万缕的联系！

我记得酷爱史学的父亲在世时，每每谈及古镇史迹，总是眉飞色舞。这座扼守于洛水西侧的古镇土堡，曾在春秋战国年代，为秦魏相争的军事要地，至今仍有魏、秦古长城残迹，隐没于洛河岸畔。而秦伐六国，率军征战的骁将白起，曾在孙镇、平路、常乐、武备（武部村）等处屯兵驻扎，同魏交兵于洛水两岸，厮杀于古镇南北。为纪念白起的战功，后人在距孙镇东南六公里处，修建了白起祠堂，白起寺村由此而得名。想象当年，金戈铁马，荡荡秦军，渡洛水，过黄河，那是何等威武雄浑的气势呢！

似乎因得这远古的历史以及高原的广漠和贫瘠，塑造了故乡人刚直、坚韧的性格。在中国近代史上，这里曾掀起过几多人民斗

争的风潮,产生过叱咤风云的将帅以及打家劫舍的刀客义士,草莽英雄。国民党二军首领岳西峰、有名的关中怪杰郭坚都曾发迹于古镇。而举世闻名的爱国将领杨虎城将军,便是在孙镇街头度过了他的贫苦、凄凉的青少年时代,从这里走向了抗暴除霸、反清革命之道的。

那个年代的洛西镇,其实只留下了一圈残垣土堡,低矮的城楼门洞和东西走向的古街窄巷。即使这样一座衰败荒凉的小镇,却横行着地霸乡痞,到处都是呻吟和痛苦。幼小的九娃(杨虎城小名),因家境贫寒,随母由甘北村迁来外婆家孙镇村,就住在街西头一个小荒院里。辛苦善良的杨母,则靠为他人洗衣帮杂度日。冷冻寒天,北风呜咽,常会见到这个健壮的妇女在街头的大涝池边“咚咚”地捶衣,洒在这水潭里的便是那看尽人世间的一切冷酷脸谱的冰凉酸泪;年幼的九娃则在古镇上一家羊肉铺里拉风箱烧火。寒冬腊月,滴水成冰,九娃仅穿薄衣单裤,甚至赤脚破鞋,形如乞丐。那时候,有谁能看见孙镇街头这可怜的母子呢?正是这种饥寒交迫的生活,使他嫉恶如仇,终于杀掉了孙镇街恶棍李桢,举起了抗暴的旗帜。

故乡经历了几多风云,在解放前已变得十分荒凉寂寥了。记得街西头仅留下了两所破旧客店,夜晚那纸糊的灯笼,在风寒中如同鬼火,隔上好些日,才有牛拉大木轮车和驴骡驮炭人经过,店里才有了烟火。有一年冬月,远从蒙地、陕北来了骆驼队,在空旷高原的傍晚,摇着“叮咚叮咚”的铃铛,沿西官路上走来。那铃铛是清亮而幽远,神奇而新鲜的。这一队土黄色的骆驼,驮着盐袋,驮着一片金黄余辉,踩过街头冰泥土道,进了客店的敞场里,于是,店里便有了说笑声,案板上“啪,啪”地摔着宽扯面;店房里便生了炭炉,那炭炉连着土炕,磨得油光的芦席铺上面一色的土蓝布薄被。不一会,饭罢歇息,有个黑脸赶骆驼的汉子,竟在炕头弹起了

一把三弦儿，张口说了一段书。那三弦“冬不拉”发出低回的声音，如同倒胡桃儿似的。那粗犷的“陕北说书”汉，给这高原冷寂的古镇，带来了少有的欢悦。

那时候，我还是个七八岁的孩子，我好奇那么巨大的骆驼，嚼起草来，慢慢地，静卧着，嘴头上戴着个盐布袋——我不明白骆驼为什么要吃那么多盐。第二天早晨，骆驼被赶到大涝池边。它们喝得很久，总是慢慢地仰空伸长脖子，如鸡喝水一般。它们饮水的时候，是要把那两个神秘的驼峰装满么！喝足了水，便摇着那“丁啷，丁啷”的驼铃，踩过街头的冰渍土路，又东去远行了。惟一留给我们的，便是洒在村路上那如同大板栗似的骆驼粪……

古镇虽然寂清荒冷，但五天一集却带给它暂短的繁荣来，四围十里的庄稼人便来这里赶集、聚会。街东头是从大荔来的菜贩摊儿，街中杨虎城创办的孙镇小学门口，摆满了京货布匹，而街西头涝池边则是炭市、牲口市。这里还杂有卖大圣丹的、拉洋片的、耍扁担戏的。及至到了年节时分，街东堡子里便有社戏。尽管这些自行组织起来的农民自乐班，穿着破旧戏衣。但那古老粗犷的秦腔戏，却给一年辛苦的庄稼人心中投上了一片欢乐和快感。

在看戏的夜晚，婆总带着我。走过古镇西门楼下时，就看见了一盏擦得极明洁的小玻璃油灯，那灯影熠熠闪亮，便知是三爷卖蒸饺了。三爷一生鳏居，但干净利索，做得一手好蒸饺。那饺馅是当地坟地草丛里生的“地衣”，同豆腐小葱拌的，椒又极重，有一股特殊的清香。若盛在小兰花瓷碟里，又调上油辣子蒜水儿，更是鲜美可口。婆常同我吃上一碟素蒸饺才去看戏的。那红红绿绿的戏人儿，在满天星斗映衬的旧戏楼上出出进进，则是我童年最美的艺术享受了。

古镇的乡俗情趣是多方面的，但是，那野闻轶事随着日月的流逝和现代生活的进程，已经无影无踪了。白起当年率军穿越古

镇的城垣土堡已灰飞烟灭,当年杨虎城母亲为他人洗衣的一池碧水,已夷为平场,新建了个体商铺。而摇荡过我童年心魄的驼铃西官路,已建了高中、医院和影院,成了乡镇政府机关所在地。一条穿街而过的水泥马路及镇南的西延铁路给古镇带来了新生活的快节奏。古镇街头,除了我家老屋仍然保留了清代的砖门楼外,几乎所有农户都更新了门面,门前建起了店铺,每当市集日,万人拥动,如一条彩色的河。

我在家小住的日子,飞起一场小雪。但是,在乡镇电管站当电工的小弟正同村上人,为古镇安装着二十五盏高压水银汞灯。隆冬寒夜,当我走过街头,这一排长臂路灯如同一串夜明珠,同高原夜空的星斗交相辉映。这明灯,曾是多少仁人志士用血和泪换来的呢,又是多少代故乡人的憧憬呢!如今却为后人享用了。哦,历史就是这么悄悄默默地从黑暗走向光明的么?古镇,你是一部我永远读不尽的神秘而丰厚的历史大书。

土塬走过将军

一坡一坡的土塬,一条细白的土路,勾勒出一道道无尽的弧。

我站在这弧坡的交汇处,面对三月北方已经染绿的原野,面对这隐在浑圆绿弧间的小村。我聆听那消逝了的足音,只有缕缕清风拂过我这不宁的心海。

早晨的阳光柔和亲切,给横卧的五龙山一抹深沉静默的紫蓝。高原苜蓿地里的青草香唤起童年的记忆,村边通向古镇的弯曲土路,留下了几多壮烈、寂寞和遗憾。

杨虎城将军的出生地——蒲城县孙镇甘北村，此刻仍是一圈黄的土墙，仍是白杨下静卧的红牛，仍是麦场鸣啼的雄鸡。

普通、祥和，而又无声。

本世纪最初的日子，北方大地便是饥寒、荒漠和不息的动荡。黄风卷过的土路，像一条维系生命的细线。在甘北通往孙镇这条瘦弯的土路上，常常走着一位愁苦而健壮的农家妇女，她领着如同乞孩似的九娃（杨虎城乳名），把那贫苦农家女人的酸泪洒在漫漫尘埃中。

从甘北到孙镇，父亲做木匠活，母亲便在娘家住的古镇街西涝池边为人洗衣，洗不尽人间的秽垢污渍，“咚吧、咚吧”的棒槌声敲击震颤着寒霜冰凌；年幼的九娃则在孙镇街中一家羊肉馆烧火度日，赤脚蹬双破鞋，靠热灰取暖——那时候，满世界对于这荒塬母子都是冷脸和严酷。那女人在以后进了西安省城曾对人说：“这会儿来看我的，都说是乡党。可那时候，我引着九娃，就是走过娘家村院的门前，有谁舍得给一个馍呢！”

杨九娃，就是在那惨淡的人世间，面对苍黄老天，埋下了诅咒和愤恨。一双赤脚片，一把杀羊刀，提着头，开始闯荡天涯路。

过去了，过去了，那整整一个世纪的风云岁月。仍然是这普通的农屋，土墙，窄院，小厦房。那粉纸小窗，油漆剥落的方桌条凳，北方这幽暗寂静的小屋——这便是杨将军的诞生地，这便是将军的父辈曾冒死在此联结渭北饥民好汉，秘密组织反清“中秋会”的地方。如今，岁月逝了，全都涂上这凝重浑厚的赭色，如同历史的血沉浸透了这一切——“中秋会”败露，将军的父亲在西安玉祥门外惨遭绞刑。十多岁的九娃，伙同几个渭北汉子，第一次奔赴古都西安，却是在乱坟场为父搬尸……血水和仇泪浸泡了一个反叛的灵魂——在通向渭北的高原荒寂土路上，一个个沉重的脚印便是一把把正义的火种。

从此，他打富济贫，除害铲霸，血溅孙镇四乡，震慑清廷。在那血腥的日子，白日里他在北山荒野砖瓦窑躲避追捕，深夜晚才能摸回村屋。有时便绕到姐家后门，用枪把敲击为暗号。深明大义的堂姐，不敢为他拉风箱做饭，只得用麦草为他热口汤水，塞给他几个冷馍，送他出了后门，眼看九娃没入黑沉沉的风寒荒野中……

如今，甘北的土屋土院空空荡荡，寂然没了声息。仿佛这里从未有过血与火的交融，雷与电的震荡，从未走过那漆夜中不屈的身影——历史的惨淡大都纪念着荣贵，却很少记载下那严酷的真实——他，一位贫苦农民的儿子，一位以自己的热血和生命换得了中国革命伟大转折的将军，便是从这北方土塬上走来。

塬坡如无尽的弧，土路细如白线。惟有三月的阳光新鲜，大野深原翠绿。我从甘北小村的风语里，听见那遥远而亲近的足音。

东里堡晚照

三原，东里堡的晚照淡淡，古围静谧无语。

古围墙外的四棵巨杨，如同四条汉子。园中以长安八景为序所建的亭台、石舫、假山、月桥以及古藤幽洞，在夕阳下留下了历史的惨淡。杨虎城将军同将士们平素的讲演楼台悄然雅静，台前只有几丛黄花，屋脊上一只老鸦，如同历史的感叹号。

杨虎城将军的砖窑式书房，窗格粉净，幽静异常，似乎将军仍在窗前思忖伫立。庭院中的假山，似乎已干涸许久了，道出了这古式庭院已经空寂了将近半个世纪的真实。

历史对于一代雄杰竟是如此淡然！遥想当年，烽烟滚滚，国难当头，于右任曾把这儿作为靖国军的总部，杨虎城也曾在这儿汇集在陕的仁人志士、热血青年，图谋报国韬略。而在1936年12月12日惊天动地的“西安事变”中，周恩来曾专程从西安来这儿与杨虎城会见。悠悠岁月，当光明代替了黑暗，人民当家做主欢歌漫舞之时，杨将军惨遭杀害已四十余年了。而英姿勃发的张学良将军已是垂暮之人，只能面对残照而垂钓……生活戏剧性的进程，已使后来人忘却了过去，谁人还能记起昔日的东里堡？壮哉！悲哉！憾乎！？

可我，对于三原东里堡却有着特殊的感情。也许因为杨虎城将军是我的故乡蒲城孙镇人；也许因为父亲当年跟随杨虎城东西征战，历尽沧桑，曾多少次在东里堡住过的缘故。此刻，当我来到这里，仿佛亲人的身影就在这幽径花树之间。

我轻轻地走出杨虎城将军的旧居花园，踩过东里堡的小巷土路，深情而又珍重地凝望着那古砖结构的屋院。一切都是陌生而幽静的。我的心却怦然间波动起来了。那是怎样一个风寒而又紧急的夜晚，“双十二”事变后的第二天，父亲随军从淳化开拔，一路急驰，开赴渭南潼关前线。路经东里堡时，将伯父和母亲留下了。战乱中的母亲，暂住东里堡哪一户小院里呢？又是在哪一个屋院生下了我那早夭的起名叫“东里”的哥哥呢？而伯父又是在怎样的情势中，在这里度过了那动荡的日月？！可是，此时此刻的东里堡小巷，被浓绿的古槐遮掩着，留下来的便是古旧砖石墙院，油漆剥落的高门楼，以及花格儿小窗，门前的石墩石狮和院中的绿桐了。偶而还会见到一位穿旧香色绸薄衫的瘦削老妪，对着夕照怅望，默然不语——这就是在风暴中曾经光辉的东里堡，留下的和平宁静的影子，一切人类辉煌的东西最终留下的投影。

当我步出东里堡时，向晚的夕照竟如此灿烂柔和。西天的原

野尽头，留下了一抹血红。

卧虎山记

“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这已是脍炙人口的佳句了。位于蒲城东乡孙镇北部的卧虎山却是个既无仙又无水，甚至连一棵树也没有的孤独极小的秃山。但它在我的印记中却抵得过我们游览过的许多名山峻峰。

卧虎山离我家古镇仅十五六里，过去是个十分荒漠的地方，我在童年的时候，出村西埝头割草，一眼就会看见高原西北方向蹲着的那只横西向东的卧虎。对它曾经有过许多神秘美丽的向往，但却没有一次登临的机会。

我不晓它为什么总是呈现出一种深沉的蓝。而背衬着的五龙山以至西北部的唐陵金栗山却总是浅灰和淡紫色的。到了苜蓿花开的暮春，我常同姐姐去剜野蒜儿。因为离它近了几里，才逼真地看见了它是淡青色的。因为披满了青草而显得生气勃勃了。在盛夏七月，我跟父亲犁地歇息时，又发现它在晚夕中蒙上了一层淡淡的金粉，柔和、安详而静谧。到了寂寞冬月，高原尽刮黄风，卧虎山则是一片灰冷的缩影。在解放前那兵荒马乱的日子，田地荒芜，饥寒难熬，常常从卧虎山地跑来成群的野狼，便生出了许多可怕的传闻。

直至我十二岁就读于县城南塔中学时，才感到它的亲切了，那时候，上学来回背馍，走熟了卧虎山前那条荒漠无尽的小路。一气四十多里，走痛了我的腿脚。但是，一翻上高高的温家塬看见东

北天边那尊小小的、深蓝色的卧虎山影,看见了它那昂首舒尾静卧的雄姿,就好像离家乡近了,看见了可亲的母亲,我们这些同乡背馍上学的少年,便一路欢歌、一路轻快地赶脚了。于是,它在我艰苦求学的日子,曾经是希望的所在,温热的泉源。

今年春上,我同小弟特意登临了卧虎山,这是在我离开家乡将近三十年之后,第一次怀着登山的暇逸心情而来的。当我贴近它时,发现在它的腰身及尾部呈现出几块灰的、白的花斑。小弟告诉我,卧虎山已是蒲城重要的建材基地了。它早就从寂寞荒凉中苏醒了,现在到处都是料石场,整日炮火隆隆,一条运石的火车专线直通卧虎山下。县办、乡办,以及村办的片石厂、水泥厂散布于山前山后,十分气派。仰看卧虎,头部、腰部及尾部都已炸开,特别是中腰,已经炸成了深洞。十多年前,在为西韩铁路铺路时,就开发了,原以为三几年即可将这座长约四五华里的卧虎山夷为平地,但是,已经开了这么多年,却只动了几条虎腿虎脚。老远看去,卧虎山的轮廓依旧,只不过身上多了几块花斑。

小弟又告诉我,卧虎山的料石在质地、硬度方面超出一般,现在正在加紧铺设的西安至延安的铁路垫轨料石,便是来源于卧虎山的——这使我十分惊异,家乡荒原上这座静卧了多少个世代的卧虎,在新的时代里,终有了奉献的机会。

它的兴衰变迁使我联想起卧虎山曾经有过的传说,据说,卧虎山是个白虎星,当年曾同西岳华山比过高低呢。黑脸敬德踩唐陵时,曾在卧虎山村宿过一夜。忽觉身下有东西涌动,爬起一看,却是一只白虎,趁黑夜不住向上猛长呢。于是,敬德连抽三鞭,使这只白虎永远停止了活动,静卧不起了。难怪卧虎山身上至今还留着三道坡凹,构成了它的浑圆昂起的头,缓坡状的腰及舒弯的尾。听说在卧虎山上,至今还留有敬德骑过的马的蹄印呢!

自然,这是个古老而美丽的传说,是无据可查的,但却使我领